

快乐的同理心

飞机闸门关闭之前，我提着电脑和沉甸甸的行李，登上了从洛杉矶飞往芝加哥的航班。这是我在圣诞节前几周的业务考察行程的第一站。我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有数不清的工作要去完成。我充满期待地小声祈祷：“愿主帮我让旁边的座位空着，不要有任何骚扰。”



我的位子是在走道旁，走道对面是一个女商人，她在专心看报纸，我想应该不是问题吧。但是在我旁边靠窗的位子上，坐着一个小孩子，脖子上挂着醒目的红色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单独年幼乘客”。

小孩静静坐着，双手放在腿上，眼直视前方。也许他已被提醒不要和陌生人交谈，我想这很好。过后，空服员走过来对小孩说道：“麦克，快起飞了，我必须坐下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请教这位先生，好吗？”

我还有选择吗？我伸出手跟麦克握了下手，并问他：“嗨，我是杰里，你大约七岁吧？”

“我猜你没有小孩吧？”他回答。

“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我当然有孩子。”我拿出钱包里的照片给他看。

“因为我才六岁。”啊！我猜错了。

这时播音机传出机长的声音：“全体空组人员，准备起飞。”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响起时，麦克拉紧安全带，双手牢牢握住座位扶手。我背靠着座位说：“通常我会在起飞时祈祷，求神保佑飞机安全飞行，并派天使护佑我们。”

“阿门，”他说，“但是我不怕死，因为妈妈已经在天堂了。”

“很可惜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为什么说可惜呢？”他问。飞机缓缓上升，他凝视着窗外。

“可惜你妈妈不能在这里陪你。”我的脚触碰到行李箱，提醒我须要完成的工作。

“你看下面的船只！”当飞机飞越太平洋上空时，他问，“它们去哪里？”

“船只在航行，也许是一艘渔船。”

“他们在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可能是在捕捉鲈鱼或金枪鱼。你父亲带过你去捕鱼吗？”

“我没有爸爸。”麦克伤感地回答。

六岁多的孩子没有父亲，母亲也去世了，独自长途跋涉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有一个愉快的旅程。我用脚把行李箱推进了座位下面。

“这里有洗手间吗？”他难为情地问道。

“当然有，”我说，“让我带你去。”我带他到洗手间，教他如何使用门闩和洗手盆的水喉。他出来时身上的衣服湿了一片，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说：“洗手盆的水到处喷射。”机组服务员都笑了。

到了小食时间，麦克获得贵宾式的招待。我开了电脑想要准备讲词，但是脑海里一直放不下麦克。我禁不住好奇，瞄了一眼他座位下的杂物袋，麦克告诉我他全部的身家都在那个袋子里。好可怜的孩子！

当麦克到驾驶仓去溜达时，服务员告诉我，麦克的祖母将会在芝加哥机场迎接他。他的座位袋里有个信封，里面装了他的监护资料文件。麦克走回来后对我说：“我有模型！我有图卡！我有很多花生豆。我见到机师，他说我随时可以回去参观！”

他注视着信封一阵子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我问。他没有回答，双手掩住脸抽泣。我好几年没有听过小孩哭得那样凄惨。我的孩子全都长大了——他们从来不曾哭得这般伤心。

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“孩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他委屈地咕哝着：“我不认识祖母，妈妈生病从不让她来探望。如果祖母不要我，怎么办？我要去哪里呢？”



“麦克，你还记得圣诞节的故事吗？玛利亚和约瑟，还有圣婴耶苏？你记得耶苏出世前，他们怎样到达伯利恒的吗？那时是深夜，天气寒冷，他们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家人、没有旅舍、也没有医院可去生娩。不过，神佑护他们，帮他们找到住处，一个住着许多动物的马房。”

“等等，”麦克拉着我的衣袖说，“我知道耶苏，我记得了。”然后他闭着双眼，抬起头开始唱起歌来。他的声音充满力气，身子伴随着震动，“耶苏爱我——我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我……………”

乘客们都转头或站起来望向这个大声唱歌的小孩，麦克没有察觉，他紧闭着眼，自得其乐地高唱。“你的歌声真好，”他唱完后我称赞他，“我没听过谁能把这首歌唱得这么好听。”

“妈妈说神赐给我像祖母那样宏亮的声音。”他说，“祖母喜欢唱歌，她在教堂唱诗队里唱歌。”

“我相信你也可以在哪儿唱歌，你们两人可以带领大家唱诗。”

‘系安全带’的讯号灯亮起了，空服员走过来说还有几分钟就到达，她劝麦克系好安全带。沉寂的乘客们开始郁动起来，好像学校里的小孩子们在最后一节钟声前的骚动一般。当讯号灯熄了，乘客们都急着下机，麦克和我仍然坐在座位上。



“你和我一起走吗？”他问。

“我当然不会愿意错过这个机会！”我向他保证。他一只手紧捉着包袱，另一只手牵着我的手。我们两人跟着机组人员走下飞机通道，通道里充斥着吵闹的声音。麦克停下脚步，放开了揪着我的手，嘴巴抖动着，眼睛泛着泪水。

“什么事呢？麦克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”他张了张嘴却是说不出话来。我蹲下来，他的手挽在我的脖子上，我感觉到他温热的脸庞，他在我耳边细语：“我要妈妈！”我试着站起身，麦克把我搂的更紧。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
“是你吗？孩子。”我看不到身后的妇人，但是可以听出她声音里的温和，“啊，孩子，快过来，放开叔叔，让祖母抱抱你。”她蹲在我和麦克之间，轻拍麦克的手臂几下。我闻到一股淡淡清香的橙子味。

“麦克，亲戚们都在外边等着你，你知道吗？阿姨、舅舅、表歌、表姐们！”她轻轻地拍着麦克瘦削的肩膀，口里开始哼着曲子，接着唱起歌来。我在猜是否空服员告诉她应该唱什么，或者是她早知道该唱什么。她的歌声洪亮清晰，在通道里回旋荡漾，“耶苏爱我——我知道，……”

麦克的呼吸缓和了下来，我抱着他站起来向他祖母点头打招呼，她拾起杂物袋走向出口处，就在我们快要到达出口处时，麦克放开搂着我脖子的小手，跌跌撞撞地向祖母跑去。

祖孙两人迈步出闸时，一片欢呼声响彻大厅。从那群人的阵容看来，我猜想家人、朋友、牧师、长辈、教会朋友、歌咏队员和许多邻居都来迎接麦克。一个高大的男人走过来搓搓麦克的耳朵表示亲密，并把他颈上的红标志拿下。麦克不必再用那个标志了，因为他的人生旅途从此不再孤单。



我步行向转机闸门途中，手里的电脑和行李箱不再感到沉重，脑海里老是想着下一位邻座的人会是谁呢……我微笑。

圣哲赛峇峇说：“有三种爱：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；它像一盏灯泡，足以照亮一个小房间。另一种是互相共有的爱；它像月光，朦朦胧胧的照耀着大地。第三种是大爱；它像阳光，耀眼的光芒普照四方。要培育第三种爱，它会保护你，因为透过爱所付出的服务，其实是在为自己服务；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”

马来西亚沙迪亚赛理事会

原著/图：Radio Sai Listeners' Journal, Vol 5, Issue 11, Nov 2007

译：中文组